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四十四回 辭水月伴居櫳翠庵 照情天群瞻太虛像

話說黛玉帶了雪雁往紫菱洲，去與湘雲、岫煙閒話，紫鵝也自回去。五兒、春纖並小丫頭們見黛玉走開，各人自去呼姊妹偷閒玩耍去了。只有襲人在自己屋裡悶坐了一會，想起要描花樣子，來找雪雁。因雪雁剛才正在做鞋幫子，黛玉叫他跟出門去，將未做完的活計隨手擦在炕上走了。襲人進去不見雪雁，便在炕沿坐下。一手拿起瞧他的針線，比頭裡跟他姑娘在園子裡住的時候好的多。因要等他回來找花樣子，拿著鞋幫子呆呆坐著。又想到自己先前伺候寶玉何等有趣，如今進來，雖蒙林姑娘垂念舊情，另眼相看；晴雯亦不記前嫌，照常姊妹和好，但自己總得時時留心，讓人一步。眼看怡紅院舊地鵲巢鳩占，此身即終老大觀園中，有何趣味？想了一會，兩手便懶懶的將鞋幫放下，一時神思困倦，倒身下去就枕朦朧睡去。誰料寶玉進屋鴉鵲無聲，不見一個人影兒。走到雪雁屋裡，見炕上睡的是襲人，看他鬢雲墮枕，星眼微錫，心上一動，便去推醒了他。正在情不自禁之時，雪雁因翠縷與他討香餅子，回來找取，掀簾進屋瞧見，不敢做聲，縮身退出，一盆的火，要去告訴紫鵝。正出瀟湘館門，來了個晴雯。見雪雁滿臉氣急的樣兒，便問：「你做什麼？」雪雁就把所見之事與晴雯說了。晴雯笑道：「你管他們什麼呢？」雪雁道：「你倒說的好！我原不該管他，各人有各人的屋子，憑他把二爺藏起來，黑夜白日去鬧都使得，怎麼鬧到我屋子裡來呢？我炕上是乾乾淨淨的。」

他倒也像姓蔣的，不問那個地方，就是戲台。」晴雯道：「他這一會上去開了台，應個好日子，你的櫃子現成，底下熟門熟路，叫你接一台不好嗎？」雪雁紅了臉，使勁啐道：「你是應過官戲的了，屋裡有現成櫃子，為什麼不招他到你台上去呢？」

「晴雯道：「白同你說一句玩話，當真就生氣了。好妹妹，是我的不是，我幫你去拿他們。」

晴雯往前就跑，雪雁跟著。走到瀟湘館門首，晴雯雖然與襲人不對，想起黛玉勸他的話，又見襲人近來諸事退縮，大不比從前光景，甚覺可憐，便煞住了腳，把雪雁拉住勸道：「罷呀！饒了他這一次罷。咱們也行些方便，就去撞破了，也怪沒意思。」雪雁冷笑一聲道：「我知道你是要護庇他的，我去告訴姑娘評理。」晴雯忍不住要笑道：「這件事還有什麼理可評，自然是襲人之錯。我倒要問，你怎麼好開口對姑娘說？姑娘聽見了還要惱你呢。你再去想罷。」二人正在講話，來了個侍書，問晴雯道：「我遠遠瞧見你們，像在這裡拌嘴，到底為什麼？」晴雯道：「沒有的事，我們說閒話。你要往那裡去？」侍書道：「我來找我姑娘，可在裡頭嗎？」雪雁道：「三姑娘同我姑娘都在邢大姑娘那裡，咱們同走罷。」雪雁也不去拿香餅子，同了侍書自往紫菱洲去了。

一時寶玉出來，見了晴雯便道：「襲人一個在裡頭，你同他說話去。」晴雯瞧了寶玉，只是抿著嘴笑。寶玉問：「有什麼好笑？」晴雯道：「房東不依你們呢！我在這裡勸了好半天才走的。」寶玉聽說，知剛才的事已被雪雁瞧見，晴雯也知道的了，便向晴雯擺手，轉身回蘅蕪苑去。

才到荇葉渚，遠遠瞧見一個小尼姑走來，便站住了。一時小姑走近，向寶玉打了個稽首，細看認是芳官，想他向在怡紅院，一旦被王夫人怒逐，恨氣出家。今見丰韻依然，而妝束已非昔日，不禁愀然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芳官道：「二爺不必傷心，你上年走了再不回來，這會兒也同我一樣。各人願乾各人的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可記得你同襲人姊妹派分子給我做生日，眾人說你和我倒像雙生弟兄，大家喝得爛醉的時候嗎？」

芳官冷笑道：「記得便怎麼樣？叫你說這個，我倒感激太太催逼我跳出來了。一個人不早遇些驚風駭浪，那裡就知道回頭是岸。太太說唱戲的女孩子沒有一個好的，若論享榮華受富貴，自然唱戲的沒有這個福分。講到立心看破紅塵，要超拔情天孽海，到論不定是什麼出身。我偏要替天下唱戲的爭口氣。」寶玉眼看著芳官不語，沉思道，他住的水月庵，就是我走的大荒山。近的住牢了，我遠的倒跑了回來。不過各人自有了不了的塵緣，他倒先了我一步。於是轉悲為喜，向芳官道：「我和柳五兒說過，你既堅心修行，何不隨著妙師父住在櫳翠庵，比外邊到底清淨些。五兒說你不願進來，所以也沒有來叫你。今兒難得你進來了，當面問你，可到櫳翠庵去不去？」芳官道：「我這個身子，住在外邊同里頭一樣，可以不進來，便可以進來。」

我要去看看妙師父，二爺可知道妙師父的事嗎？」寶玉吃驚道：

「妙師父有什麼事？」芳官道：「我看你們園子裡這幾個人，四姑娘是已經參悟的了。我在外邊聽說，妙師父坐禪又走了魔，虧你家四姑娘，不知怎樣與他搗鬼，妙師父變了一個奇丑的相貌。二爺不知道這件事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從沒聽見人說起，咱們同去看他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見園門上的老婆子，同著蘅蕪苑一個小丫頭來找寶玉，道：「有一位本家老爺在書房裡坐著，請二爺出去會呢。」寶玉便對芳官道：「你可知道晴雯姑娘沒有死又進來了？還住在怡紅院，你可瞧瞧他們去。」芳官道：「今兒同師兄來收月米，我師兄還在璉二奶奶屋裡等著，我看了妙師父就同他回呢，過幾天再來瞧他們。」芳官自往櫳翠庵去了。

寶玉回去換了衣服出外，見是兩村。談了一會，送客後，徑到瀟湘館，黛玉已經回來。寶玉道：「玉釧妹妹的姻事已成了，剛才你兩村先生來說，甄元兄接到家書，他南邊沒有定親，竟就這裡的親事。因他宅子窄小，想要借妹妹進京來住這所公館一個院子。我想橫豎空著，已應許他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前兒借給姨媽家了，底下姨媽家挪進去也住不了這許多屋子，分一座院落給他們也使得。明兒去告訴太太，叫二嫂子吩咐林之孝家的這幾個媳婦，趕緊辦起來。」寶玉道：「忙什麼？他們年裡頭也趕不上。你聽見史大妹妹的婆家有什麼話？今年可要娶過門去？」黛玉道：「前兒史大妹妹家裡有兩個老婆子來，老太太問起，他們說要到明年呢。邢大姊姊是要等薛大哥回了家，才與薛二哥辦這件喜事的了。咱們三姊妹，周家也有信來，極遲總在明年冬間。」寶玉道：「遲些好。我早說過這句話，叫他們多做幾個月清清白白的女孩兒，留在咱們園子裡熱鬧些。」

「黛玉道：「你別再講這樣不中聽的話，依你講起來，我倒有個主意，叫寶姊姊回了張家，我依舊到南邊孀娘家裡，連紫鵝帶了去，叫晴雯到堡裡他舅舅家住了，咱們各人自去做水做的女孩子，讓你一個人住在園子裡，省是混水攪和了，可好不好？」

寶玉聽了，竟無言可答，只得笑了一笑，又問黛玉道：「我聽說妙師父變了相，是四妹妹壞了他，你可知道什麼樣的？」

那不是四妹妹胡鬧嗎！」黛玉道：「真的真的，這是他們講參悟一道的元妙，你別去管他們。」寶玉因是日已晚，等至次日，一個人到櫳翠庵，果見妙玉形容，已改昔日冰姿玉貌，忽變為牛鬼蛇神。幸早知這段緣由，相見之下留心審察，彷彿認是妙玉，禁不住長歎一聲。放大了膽，故以戲言試探道：「妙師如今妙不妙了。」妙玉怡然自得道：「你那裡知道不妙而妙呢？」寶玉因聽黛玉之言，信他禪門作用，也不究問其故，只得將無限感懷付之流水。當下款留寶玉奉茶，覺比從前酬應較為有禮，而一種曠達坦白光景，迥異昔時，真是可以意會難以言傳。寶玉提起芳官道：「不料芳官拋卻舞衣歌扇，相安暮鼓晨鐘，雖則可憐，卻也可敬。」妙玉道：「豈聞『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』，二爺瞧不出芳官已打破一關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妙師何不留在庵，以衣鉢付之？」妙玉道：「青出於藍，冰寒於水，我如何能做他的師？他昨兒說起二爺叫他進園子裡來，他亦如流水行雲，身無定向。我留他在這裡作伴，他說去辭了水月庵，這幾天就來也不定。」寶玉此時，覺與往日到此意興各別。並不久坐，辭了妙玉出庵。一路行來，心上總參不透他們的作為，只是與妙玉嗟歎不已，卻喜芳官肯進園來，雖是已空色相，還得散而復聚。

停了幾日，芳官果然進來了，並不到黛玉、寶釵屋裡，徑到櫳翠庵住下。妙玉與他改了法名，叫蓮貞，取乎出污泥而不染，又正而果也之義。晴雯知道，倒先拉了紫鵝到櫳翠庵去看他。晴雯是與芳官同時被攆的人，紫鵝曾在庵中耐過淒涼況味，他們一見芳官，都有一種掉淚光景，芳官竟漠然無動，不過敘幾句別後寒暄，問問奶奶、姑娘們的好。

晴雯、紫鵝坐了一會回來，五兒問：「姑娘們那裡去？」晴雯道：「芳官進來了，咱們到櫳翠庵去看他呢。」五兒飛風趕到廚房裡告訴了他媽。那柳家的因五兒進去伺候，還是芳官的來由，趕忙端整了一席精潔素菜，叫人挑了，自己帶著五兒送到櫳翠庵去。路上正撞見了寶玉，問明送菜給芳官的話，寶玉歡喜道：「難得這菜，算你媽送的，該多少錢我給你。」柳家的聽了笑道：「這幾樣子素菜值得幾個錢呢，二爺恩典，照顧我們的地方多著哩。」寶玉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當下柳家的自同了五兒到櫳翠

庵去。

寶玉來到瀟湘館，見寶釵、探春、湘雲這幾個人，寶玉坐下笑道：「我聽你們正說得高興，要到那裡去逛逛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二哥哥你還不知道嗎？你們起造的什麼太虛宮，連神像都塑好的了，後兒開光，來請拈香。還聽說配殿上塑的像寶姊姊、林姊姊，咱們園子裡的人，你道奇不奇？咱們打伙兒都要去呢。」寶玉聽了歡喜道：「這樣我也同你們去逛逛。」寶釵接口道：「這還少得了你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寶姊姊你去不去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問你林妹妹，他去我也去。」探春道：「二哥哥，不用你多管閒事，咱們已經說停當的了。」寶玉忙起身，又到各處去邀那個，問這個。

這裡正在講話，見香菱急忙忙趕來向黛玉道：「姑娘們後兒去逛，琴姑娘也去的，為什麼不來叫我？我也要去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你要到那裡去？」香菱道：「姑娘們到那裡，我跟著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為什麼這樣愁？連自己關切的事都忘得了的？你想想後兒是幾時了？」香菱發了怔道：「後兒是十月朝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，你要逛太虛宮，底下那一天去不得？十月初一這個日子，你是錯過不得的。在天齊廟有親人見面的話，你忘了嗎？」香菱想了想，笑道：「當真，不是姑娘提醒，我竟忘了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大嫂子雖然有這句話，也是沒影響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那也論不定，他還有叫香菱扶正的話。這件事倒有幾分可信，就去白跑了一趟，也礙不了什麼。」於是，眾人憑他去回太太，到後兒趕早去守他一天，看這句話准不准。香菱又坐了一會，隨眾人走散，自回家去，告訴了薛姨媽到天齊廟去不提。

這裡，黛玉等到了初一日，各人早起梳妝已畢，用了早膳。

一面林之孝家的和周瑞家的算了人數，吩咐二門外小廝，叫預備車子。去的是黛玉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、岫煙、湘雲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，連李紈、鳳姐，東府裡的尤氏也高興去逛逛，還有鴛鴦、平兒、晴雯、紫鵲，那鴛鴦、雪雁、五兒、麝月等各自隨著伺候，小丫頭同老婆子們不計其數。除了賈母、邢、王二夫人不去，其餘的人，比那一年五月裡元妃在清虛觀設醮，祭府裡奶奶、姑娘們去逛的還熱鬧。等周瑞家的來回車子早已齊備，各人行至垂花門，丫頭們各自伺候上了車。寶玉騎上馬，趕先行走。

這裡一群車輛離了榮國府，徑往太虛宮來，進了頭門下車。

講到起造這座太虛宮，原有仙人在內指點，所以殿宇房廊款式，並匾對上句話，「金陵十二釵」正、副冊上的塑像，無一不仿照下來，如同水裡面印出來的。太虛幻境，只有各櫃的冊子上不留墨跡，恐漏泄天機。至於費了幾十萬銀子的工程，其雕刻精巧，鋪設輝煌，自不必說。那時黛玉、寶釵先見牌坊上橫書「太虛幻境」四個大字，兩邊石柱上，並宮門外的對聯，一路觀看，心中思想，這座宮殿的規模氣象，竟像是熟游之地，連匾對也還記得些影響。正要步進正殿，聽見寶玉嚷說：「對聯句語不好，怎麼不到裡頭來請示？就胡亂刻上了。明兒叫匠人來敲毀，斟酌定了再鑄。」那管工家人的媳婦連忙上來回道：「這些匾對字句抄了進去，回過姑娘的。姑娘說就是這樣，所以叫匠人照樣鑄了。如今姑爺吩咐照著辦就是了。」寶玉聽他叫的是「姑爺」，知道是黛玉家裡的人，說是回過黛玉的，也就沒言語。

當下眾人在正殿上拈過了香，仰視塑的警幻仙子，宛似平時熟識姊妹別後相逢的光景。又游到兩旁配廡，也有「春感」、「秋悲」、「癡情」、「薄命」、「結怨」各司匾額。寶玉看了，怪不受用，便想逐一更換他。

黛玉諸人看各處塑的仙女，有像這個的，有像那個的。呼喚姊妹，攢三聚四，有看了塑的像，比著那一個人笑的；有瞧了這一個人，指著塑的像說的。寶釵道：「就是蘇州山塘上捏作鋪裡，瞧了這個人捏出來的臉兒，也不過是這樣罷了。難為這些匠人，從沒見過我們一面，塑來這樣活龍活現的，想起來他們並不知道咱們這班人，原不是有心塑來要像誰，難得在無心暗合，這裡頭果然有個緣故。」探春道：「今兒不是來游太虛宮，各人照鏡子來了。」大家講了一會，又去看見塑的一位仙女，背上插了兩柄劍，圓長臉兒，嫵媚中帶一種肅殺之氣。

有人見過尤三姐的，都指著向珍大奶奶道：「這不是你妹妹三姑娘嗎？」尤氏笑道：「果然像。」又有人指道：「這活脫是死過的蓉哥兒媳婦，珍大嫂子快來瞧呢。」一句話引得這裡的人又趕過去。

惟有鳳姐見了，記起秦氏死後在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，身上倒覺凜了一凜，因說道：「怎麼死的和咱們活的同塑在裡頭？」寶釵道：「鳳姐姐你別多心，世界上的人無生無死，無死無生，那一個是長生不老的？」那時湘雲也厭惡塑的混雜，聽了寶釵的話，便道：「寶姊姊，你是不怕死的，橫豎死了有人替你活的。但不知這塑的是張家姑娘，還算是蘅蕪君？」黛玉笑道：「『替活』兩個字出得新鮮，從來沒有聽見過的。」那湘雲想起剛才的話，未免有些唐突寶釵，連忙尋話岔開，因向黛玉道：「可惜你這幅照沒有帶來，再把這一幅掛起，竟是戲裡唱的太上老君，一氣化三清，化出三位瀟湘妃子來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史大妹妹這句話，虧在如今講了，林姊姊聽了沒生氣，照像他先前的脾氣，不知又要怎麼樣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可不是，那一年外頭來了一個班子，在老太太院子裡唱的正本《蕊珠記》，扮蕊珠夫人這個孩子，鳳姊姊說他活像一個人，我口快說了出來，二哥哥瞧了一眼，連二哥哥拉扯在裡頭與他賭氣的嗎？」黛玉笑道：「虧你還記得這些沒要緊的陳年舊話，如今憑你們愛把誰來比著我都使得。」湘雲道：「蓬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歲之非，你早早就改悟了，賢於蓬大夫遠矣。」眾人一笑過去了。

寶釵道：「別講古語了，我倒想起一件事來。這裡該招募住持要緊。我瞧前後配殿，及兩旁廡房不少，晨夕啟閉，焚香灑掃，不是一兩個人可以照料得來的，必得有個當家，便好督司其事。若講到這裡來住的僧道，固非所宜，須訪得一個高雅清趣的女尼，怕一時沒處找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只有妙師父配在這裡住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正想著他，就是他在園子裡住著，忽然要請他出來，似乎下逐客之令，又使不得。」正在議論，那邊「薄命司」裡有像襲人的塑像，雪雁進去見了，觸起前情，帶玩不玩的道：「他算什麼？也望在這裡。」便伸手上去羞他的臉兒，紫鵲忙把雪雁喝住。晴雯四下裡一瞧，想虧他今兒沒來，當著眾人被雪雁這樣踢踏，臉上怎樣下得來？這裡晴雯一班人，牽裾聯袂的轉出迴廊，逛到別處去了。

黛玉獨自一個人，走到絳珠宮丹墀裡站著，見牆腳下白石砌的花壇內長出一叢芝草，精神豐彩，搖曳多情，似係攜來仙苑之物。正在出神，接著寶玉也來了。一眼瞧去，見了牆下的芝草，更覺舊雨重逢，十分親熱。與黛玉兩個人相對半晌，並無一語。湘雲遠遠望見他們兩個人在那裡，便笑著趕過來問：

「你們在這裡瞧什麼好看的东西？不叫咱們也來瞧瞧！」黛玉回過臉來道：「沒瞧什麼呢。」湘雲只道他們在這裡看水磨磚上的雕工，也沒理會到花壇內這莖草。三個人一路說笑，出了院門，眾人都回出來了。

見管工家人的媳婦陪笑上前，道：「後邊還有小小一所花園，雖然這時候沒有什麼花兒可玩，請奶奶、姑娘們進去瞧瞧結構款式可好不好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咱們逛了一天，時候也不早了，底下再來瞧瞧罷。」於是一群出了儀門，陸續上了車。管工的家人媳婦送眾人走了，自己也到大門外上車回了公館，自有他男人到各處照看一會，然後把門關鎖，貼上封條，也自回去。眾人到了家，都到賈母、王夫人處請了晚安，問他們幾句話，各回自己屋裡。

講到寶玉騎在馬上，一路行走，正盤算匾對上該換的字句，要與黛玉商量，進門下了馬，將到垂花門首，焙茗上前回道：

「奴才有句話要回二爺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會兒我心上不得閒，有什麼話明兒再說罷。」說著，便進了垂花門，往賈母、王夫人屋裡一轉，徑進園子裡。

到瀟湘館見黛玉，道：「今兒聽見管工的媳婦說，牌坊宮門上的對句寫進來請過示，妹妹為什麼不斟酌好了發出去？如今我改了幾個字，來請教妹妹。牌坊石柱上的，該題『假作真時真不假，無為有處有非無。』宮門上橫書四個字該題『恩海情天』。對句上聯『堪歎』兩字該改『惟有』，下聯該改為『到頭風月債還酬』。兩旁配廡上匾額『朝啼』司，改為『朝歡』；『暮哭』司，改為『暮樂』；『薄命』司，改為『造福』；『春感』、『秋悲』，改做『春花』、『秋月』，逐一改了他。也見得『古今來有情的，都成就他美滿前程』，豈不妙呢。」

黛玉搖頭道：「我看這些句語都有來歷，是要點醒世上這一種癡男怨女的。照你這樣改了，不是顯悖了建造太虛宮的意旨

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妹妹論的果然是，但我還有一個想頭。比如你，一病竟歸大夢；我走入大荒山再不回家，那裡還有這一座太虛宮呢？如今憑咱們的血性歸根兒，恨能填海，石可補天。

可見債難酬者，終是情不盡到十分地步。原鑄對句，豈不把古今之情你我之情都抹煞了？」黛玉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咱們這班子人，原是蒼蒼破格矜全，不可援以為例。若說合該是這樣的，倒不足為奇，連這座太虛宮也可以不必建了。所以對上的句語，竟不用去動他，才可以點醒世人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個地方，不比別處庵觀、寺院，許閒人進去走動，白擺著這些頹喪話，又去點醒誰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也在這裡籌畫，這裡頭既有咱們的塑像，原不許男女混雜進去。

若一概禁止，難道警幻的意思，就只為點醒咱們園子裡頭這幾個人？須得一年之內，擇定幾個日期大開宮院，許近京一帶城鄉婦女進去燒香遊玩，只不許有男人跟隨進去。內中有認識字句粗通文理的女人，看了匾額對聯知所感悟，才曉得情天便是孽海之源，只可安於薄命，自甘暮哭朝啼而已。然話也不可說煞了，普天世界的人，或也有情到十分，癡到十分，到頭酬得了風月債的，由他們去碰罷了。」

寶玉聽到此處，又歡喜起來，道：「真是妹妹講的透徹，咱們商量停當，請璉二哥到兵馬司衙門裡去給了示，懸掛大門，每逢朔望日期，許婦女們走動。要幾名番役在門外巡邏查察，不放一個男人進去就是了。」

寶玉正與黛玉議論得高興，雪雁上來說：「今兒有管園的老婆子來回，現在天氣冷了，各處院子裡擺的盆景都該下地窖了，請發出去叫他們標籤記認，明年開春後再來送還，不知姑娘屋子裡這盆草該發去下窖不下？」寶玉接口道：「正是，妹妹玩的這盆草，我幾次盤問妹妹總不肯和我說明。我細細問了紫鵲，才知道來由。古來賈虹化碧，原是連山川草木都可感動的。這盆子草也不怕霜雪來侵，今兒咱們在太虛宮院子裡瞧的這一莖，覺比蓬萊閩苑長的瑤樹琪花，另有一種可人之處，何不把妹妹愛的這一盆攜去並植了，也不致冷落了絳珠仙草。」黛玉微笑道：「《山海經》並《本草綱目》諸書裡頭沒見這種名色，何以知他是絳珠仙草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在絳珠宮里長出來的，自然是絳珠仙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原來是你胡謔的。這麼著，盆子裡草我也有個美名兒兒贈他。」寶玉問道：「妹妹叫他什麼草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湘妃灑淚染成斑竹，這淚染的草該名『淚芝』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妹妹前哭的眼淚灑在院子裡，竹枝上也該有斑點，『斑竹』、『淚芝』倒是個絕對。但我不敢與古賢妃媲美，只叫他做『杜鵑紅』也好。」二人又說笑了一會，當日無話。

到了次日飯後，黛玉記起一事，要往寶釵處探聽。未知所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